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 第二回 慕官勢送子讀洋文 悟平權合群開學社

卻說賈守拙聽了差人的話，昏暈過去，稽先生趕著叫喚了半天，漸漸醒來，那差人反在那裡說俏皮話兒道：「看他不出，倒會詐死。」煙鋪裡的人，聽得可憐，泡了一碗薑湯給他吃下，歇了半天，才能動彈，又呷了幾口湯，居然回過氣來，能夠說話了。叫苦連天的哀求差人替他想法兒，差人道：「我有什麼法兒好想，這事情關係很大，且到衙門裡再講。若要平安無事，除非多花費些，求求籤稿賴大爺，錢漕陸大爺，你一面將錢糧趕緊補上，取了憑據，再去見官，但是總得一二百弔，方能了結。如今我們的例規，是要先付的，小意思，不多，五弔罷了。」稽先生從中好說歹說，總算講妥了兩弔五百文。地保討了二百文，自回家去了。

稽、賈二人同了差人，到賈家住了一夜，次日一早進城，賈守拙有個表弟在城裡開米店，姓馮名剛，因他做人老實，大家就送他一個表號，叫他「馮老實」。當時三人同到馮老實店裡，商量這事。賈守拙拿了些聯單地契，托馮老實替他抵押了幾口弔錢，好容易會著錢漕門上姓陸的，竭力奉承他，多花費了許多弔，才肯答應，算是已經完了錢糧了，只待見官開釋。幸喜這位州官，是兩榜出身，江蘇上元人氏，姓胡名禮圖，八股做得極好，問案卻不大在行。每到坐堂，須要簽稿賴大爺站在旁邊指點，有時案子多些，問的不耐煩，搖了搖頭，手拍著膝便念起八股來了。嘴裡自言自語，說什麼「王道不外人情」。又是什麼「刑期無刑之化」。惹得衙役們抿著嘴兒，要笑不敢笑。這回提了賈守拙上堂，問起緣由，拍案大怒道：「你也是皇上家的百姓，食毛踐土，為什麼辜負皇恩，連錢糧都欠起來，這還了得？」賈守拙嚇得不敢則聲，差人代稟道：「他的錢糧，已經補完的了，並未拖欠過年，求大老爺念他年老，饒他初次罷。」又回頭向賈守拙道：「你這個糊涂東西，還不快將串票呈上？」賈守拙慌忙將衣襟解開，掏了半天，找著串票，雙手送到公案桌上，那胡大老爺看了一眼，擱在一旁道：「也罷，你這罪名，本來不小的，本縣念你初次，饒了你的狗腿，以後再犯，兩罪並罰。」說罷退堂，這賈守拙回到家中，氣憤不過，姪子又找不著，無處發洩，將他八歲的小孩子，打了幾次出氣。

那天正在家裡打兒子的時候，可巧西村教堂裡的馬夫王老三撞進門來，看見了，一把拉住，問其原故，賈守拙氣得說不出話，王老三知道他新近吃了官司，不耐煩，只得將兒子出氣。遂勸道：「老拙，你快不必如此，我知道你受了衙門裡的氣，說不出。但是如今做了沒勢力的人，總要仗著外國人的勢力。我們堂裡的神父，因為現在中國人，不會說外國話，特地開了一個學堂，教人家這個。將來懂得之後，能夠和外國人往來，不是得了大靠山嗎？那個還敢欺負你。」守拙聽了這話，暗自付道：「不錯的，我親眼見西村朱阿二，搶了人家場上曬的麥，那人要告他，為他是吃教的人，不敢進狀子。又前日在班房裡，看見一乘轎子，直抬到大堂上，官兒立時開了暖閣門迎了出來，拉了那人的手一同進去。我還道是那裡的過路官，那知聽人傳說，是礦務局裡的翻譯，和我一樣的白衣沒有功名，他是何等體面。稽親家說得好笑，海外頭有什麼仙人島，據我看來沒有什麼仙人不仙人，現在的外國人就是仙人，跟著他讀洋文的就是仙人的徒弟呢！但是，我吃教不能，人家說吃了教的人，等到百年之後，一雙眼睛定要摳了去的。這句話雖然是沒有，但是鄉裡人少見多怪，一定要這麼說的，真正可惡。若叫兒子讀洋文，卻是個正辦，虧得我提醒了我，我如今就打定這個主意。」於是先向王老三打聽讀洋文是怎樣的規矩，一個月要花錢若干，一一問明白了，又托他設法。他說：「我是不成的，你去托朱阿二罷。」說完揚長去了。守拙送了他回來，和妻子商議定妥，作準送這八歲的第二個兒子去讀洋文。

原來賈守拙有兩個兒子，大的五歲，在漢口洋布店裡學生意，定下了稽先生的女兒為妻。這個次子八歲，向在村館裡讀《大學》，早出晚歸，資質倒也下得去，當下賈守拙看看這孩子，讀書聰俊，心中甚喜。次日一早起來，去尋朱阿二，請他吃茶吃酒，著實的巴結，兩人自此結為莫逆之交。後來賈守拙說起兒子要進學堂的話，朱阿二滿口應承，代為出力。不多幾日，有了回信，主教答應了。但須要這孩子去見見，問答些話，方可收留，每年止須出膳費三千元。賈守拙由不得心疼這錢，也是沒法的事，挨到正月五後，擇日將兒子送入學堂。

這學堂名為強西學堂，就是那教堂裡安主教捐貲開的，請了幾個中西文教習在內，專教中國子弟。是日賈守拙送兒子進去，中文教習問了幾句話，看他著實應對得來，心中歡喜，代他起個名字，叫賈子章，表字希仙，自此賈子章在強西學堂肄業。過了幾年，居然已經一五歲了，洋文讀得極熟，中文亦尚粗通。他有兩個最知己的同學，一個姓寧名有守，表字孫謀，是漢口亨利洋行買辦之子。一個姓魏名偃群，表字淡然，他父親在江漢關上充當大寫，兩人俱七八歲的年紀，雖說比賈希仙豪富許多，卻守定平等的宗旨，並無瞧他不起的樣子，一般引為同志。說也奇怪，這些幾歲的人，志氣極高，常恨自己為什麼在教堂裡讀書，受外國人的教育，覺得恥辱已極。

一日，正當暑假後開館之期，寧孫謀攜了半年的學費，走到學堂，可巧與賈魏二人遇著，寧孫謀觸著心事，登時起了念頭，約著二人在左近茶館裡吃茶，寧孫謀開言道：「二位今日可是進學堂開學來的，身邊帶有半年學費沒有？」二人答應道：「正是前來開學的，身邊帶有半年學費。」寧孫謀道：「我們中國人卻要受外國人的栽培，心實不甘，我想我等三人，皆是為父母逼著，不能不來，照此年復一年，束縛在此，何由發達，況且外國人的主意，是養成我們奴隸性質，將來為他所用的，所以只有外國語言一種教我們的。一切關係實用的科學，都藏了起來，不肯傳授。據兄弟的愚見，不如離了此地，到大地地方去一走，一面想個法兒，考人中國人開的學堂，才能成就學問呢。」魏淡然道：「老弟你話雖然說得是，但是你不曾曉得中國開的學堂，實在也進不得。我聽見人家傳說，開學堂的盡是官場中人派的，總辦不是翰林就是道台，都是八股出身，並不懂得什麼科學。戴了紅紅綠綠的頂子，背後頭跟了無數若干的家人，一輛馬車進得堂來，滿面官氣。還有些沒出息的教習司事趨前趕後的巴結，他的本事不過靠著權勢，帶挈著幾個私人吃碗現成飯罷了，那有心腸說到教育上去。那時我們忍又不是，去又不能，豈非進退兩難麼？」賈希仙道：「二兄所說的話，雖都不錯，依小弟愚見，寧兄奮發的志氣，倒可試試，現在我們三人帶的半年學費，算計起來，也有好幾口弔，莫如搭了輪船，逕往上海。聽說上海地方，極開通的，學堂也多，外國人有學問的，來得不少，是個長進學問之地。我們一面譯些西書賣錢過活，一面打聽著那裡學堂好，考了進去肄業何如？再不然，遇了幾個同志，只要攢湊起幾千銀子，我們好自己開個學堂，成就幾個志士，豈不更好。」說罷，二人一齊拍手稱是，商量著到主教那裡托詞退學，同赴漢口，各寫一封信，安慰家中，隨即上了怡和洋行輪船。到了鎮江，輪船停泊卸貨，賈希仙有兩禮拜不洗澡了，自覺穢濁不過，對二人說：「偏勞在此守著行李，小弟去走走便來。」說罷，別了二人上岸去了，二人等他許久不至，聽得輪船將開，是要誤事的，商議著只得將行李什物，一總搬了上岸，找個客寓住下。慢慢尋覓。正是：

樓頭黃鶴杳無路，江上孤鴻忽失群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